

# 模糊的时空 无言的反讽

## ——评多克托罗的《皮男人》和《追求者》

杨仁敬

中图分类号: I712 文献标识码: E 文章编号: 1002-5529(2001)05-0018-03

E.L. 多克托罗是最著名的当代美国后现代派小说家之一。他以写长篇小说见长,自1960年以来,已发表8部长篇小说,其中3部荣获美国全国图书奖,其影响之深远可想而知。他还出版了一部短篇小说集《诗人的生活》(*Lives of Poets*, 1984),深受广大读者的青睐。

《皮男人》和《追求者》都选自《诗人的生活》。两篇短篇小说主题有点类似,但表现手法很不一样。前者由几个小镜头拼贴而成,夹叙夹议,将历史轶事与现代寓言融为一体,反映了美国街头流浪者的“异化”,他们被社会所抛弃后的孤独、寂寞和苦恼。后者则以抒情的笔调描绘了山区小镇的凄凉景象,年轻的女教师欲爱不能,只好将爱心献给她的小学生——一群迷惘的童子军。但社会对她的回应是冷漠的。她像生活在荒野里的独身的猎手,感到寂寞和孤独。两篇都揭示了深刻的主题,受到评论界的好评,被誉为“当代美国生活的写照”。

《追求者》(“The Hunter”)含有两种意思:猎手和追求者。猎手是指到林中狩猎的人,追求者则指追求爱情、追求事业成功的人。这两种意思在短篇小说里都出现过,但从女主角的经历而言,译为“追求者”更妥切。“皮男人”(“The Leather Man”)100年前曾经出没在康州威斯特斯特一带,他见了人就跑开,从不伤害任何一个人,有时也跟人家聊

聊,但不谈政事国事天下事。他是个游离于社会之外的原始时代的人。这也许是个历史的轶事,成了许多现代人的饭后茶余的谈笑资料。但在灯红酒绿的美国现代社会,想脱离社会的人却到处可见。《皮男人》里列为0001号阶级成员的是“悲惨的孩子们、隐士们、街头流浪汉、赌徒、犯人、终身残疾者、孤独者、漂泊者、乞丐和失去知觉的病人……”一方面的高度工业化,科学技术十分发达,物质非常丰富,有钱人想去太空旅行,“美国梦”在频频招手;另一方面则是贫富两极分化,穷人失业,睡街头,捡垃圾,难以糊口。这种极不协调的画面构成了后工业时代美国的现代寓言。《皮男人》的标题具有象征意义,它使读者透过历史的轶事,将目光转向美国社会的底层,为流落街头的人们想一想: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呢?

异化!异化!美国后工业社会把一些社会成员变成与自己对立的东西,将他们无情地抛弃了。这是个发人深思的问题。

### 无名的主人公 模糊的时空观

《皮男人》和《追求者》的主人公都是无名无姓的人物。前者的“皮男人”象征现代美国社会上的流浪汉、厌世者和孤独者,他不是有名有姓的某人。小说提到几个人物的名字,但他们都是一些次要人物。后者的女主人公是个年轻的女教师,姓名是什么?作者不说。

看上她的男司机叫什么名?读者也不得而知。这对于我国读者来说,似乎有点荒唐。也许多克托罗受了法国先锋派的影响,意在小说故事本身,不在乎塑造什么人物形象。在他看来,也许没有姓名的主人公比有名有姓的主人公更能说明问题,因为“皮男人”的出现、女教师的异化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当代美国社会普遍的病态。

不仅如此,对于“皮男人”和女教师的身世,作者花费的笔墨不多,给人模糊的感觉。“皮男人”也许是个街头流浪汉群像的代表。他的家庭情况、成长过程、教育程度和就业情况都是个谜。女教师也是如此。我们从她与男司机的对话中知道她上过大学,后来到小学当老师,她喜欢她的小童子军班,周末还去老人之家讲故事,仅此而已。这种模糊性,并非作者的疏忽,而是他有意留给读者思索的空间。

从小说的背景来看,时间和空间都很模糊。《皮男人》提到反越南战争运动、前总统肯尼迪被刺杀、男女的性关系混乱、宇航员从英雄变成罪犯、桥梁工程师的离家出走等等,乍看来,这很像60年代社会矛盾重重的美国,但又带有70年代和80年代的一些社会现象。至于故事发生的地点,在美国什么地方?作者也不交代明白。《追求者》开头描写山区小镇霓虹灯在闪亮,但行人稀少,一些房子门窗破裂,街上积雪很高,没人打扫,小学的校舍优美,仅有15名小孩上学,许多教室空荡荡的。小孩的脸蛋给冻得发紫,脸上留下寒风的划痕。这一派衰败的景象倒像是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美国。小说写了星期五至星期日3天的小学生活。但这小镇坐落在何方?这是何年何月的事?作者也留给读者自己去猜想,自己去寻找答案:为什么温柔而开朗的女教师拒绝了年青英俊的司机对她的爱情,而把自己纯真的爱献给她15个小学生?

### 拼贴的画面 无言的反讽

《皮男人》是由几个小画面拼贴而成的,

既有叙述和描写,又有议论和对话,相互之间的联系时断时续,缺乏贯串始终的人物形象,因此,有人怀疑它是不是一篇短篇小说。其实,从传统的标准来衡量,它不像个有头有尾有情节的短篇小说,但它是一篇典型的后现代派短篇小说。

《皮男人》的小画面包括:关于100年前康州“皮男人”的轶事、民间歌手拜耶兹和现代社会的流浪汉、胡迪尼的魔术表演、梭罗式的隐士生活、工程师威克菲尔德的离家出走、市场经理等人的乱伦、宇航员蒙哥马利的沉沦等7至8个小故事,中间穿插了作者一些议论。这些跳跃式的语言像是小画面的解说词,令人感到似乎作者本人才是小说真正的主人公。

在这些涉及面很广的议论里,不难发现作者的一些真知灼见,比如:(1)美国现代社会的“皮男人”——栖息于富人门廊里、睡在地铁站之间的地下凹室、地下电缆线管道和铁路沿线挡墙的窟窿里的流浪汉、无家可归者、厌世者等等,从不伤害他人。这是一种无害的社会现象。他们是受苦人,为什么会给社会造成危险?(2)邹恩·拜耶兹是最保守的音乐家、反战运动分子,“反战运动分子,那是我们自己造出来的词汇,送给某些专横作家的尊称”——不义之战,为何不能反呢?(3)艺术家为什么要想法去接受自己所没法做到的社会准则?与其如此,不如做个木柜,自己走进去,把门锁上。谁也不能干扰吧?(4)美国社会天字第一号的阶级成员是:“悲惨的孩子们、隐士们、街头流浪汉、赌徒、犯人、下落不明者、森林火灾消防队员、终身残疾者、逃避现实者、孤独者、漂泊者、乞丐和失去知觉者、还有太空人。”这么多人受到社会的抛弃,迷人的“美国梦”在哪里?(5)“皮男人”被社会疏远了,犹如孤孤单单地住在荒野里。为什么?(6)这些土地最有发言权的人们,他们已经生气了,人力资源用到哪里去了?

这些议论触及了美国社会的要害问题,

反映了多克托罗对历史和政治的关注。美国当代社会,尤其是60年代,越南战争造成严重的社会冲突,反战浪潮席卷全国,人们又愤怒又苦恼,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有些人逃避现实,寻找僻静之处,摆脱家庭和社会责任,如小说中的威克菲尔德工程师;也有的受“性解放”的影响,沉湎于色情不能自拔。通奸、强奸屡见不鲜;像干货公司年轻的市场经理抛弃妻子,与别的女人鬼混,而他的妻子则与他大学的好友同居。这种种反常的现象的确是当代美国社会生活阴暗面的缩影。

作者上述议论是对社会不公正的尖锐讽刺。1991年8月,前苏联解体了,美国成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它是举世公认的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高度发展,劳动者创造了大量财富,为什么他们不能过上安稳的生活?为什么那么多平民百姓成了现代的“皮男人”?为什么宇航员蒙哥马利回到地面受到英雄般的欢迎,后来竟沦为阶下囚?作者将太空人与街头流浪汉、赌徒和乞丐相提并论,让歌唱家和魔术师与他们为伍,社会是非颠倒,善恶混杂,其艺术效果就不言而喻了。

诚然,多克托罗没有给读者提供答案。沉默就是力量,无言的讽刺更容易激发读者的思考。作者在小说留下的空缺,只好由读者去填补了。

### 电脑语言的应用 画龙点睛的抨击

如果说多克托罗在《追求者》中运用了一般的叙事话语和抒情笔调,比较通俗易懂,那么在《皮男人》里就充满了比喻、轶事和典故,叙事话语不断随着画面的切换而改变,电脑语言的应用更令人叹服。

《皮男人》在小说的尾部引用了一个心理医生与宇航员蒙哥马利的问话记录。宇航员穿着宇宙服怪难受的,他在月球上步行,可感觉不到,回到地面上才从电视里看到,但他记不得感觉如何,也记不得步行的经验。心理医生像新闻记者一样,反复提问他同样的问

题,使他很烦。蒙哥马利是1969年的登月英雄,作者将它改为1966年,意在借用他的事例。后来,他干了不少坏事而被捕入狱。现实社会使他堕落了,但他老婆不服气,对记者说她要控告。结果如何?不得而知。英雄为什么变成罪犯?也许主客观原因都有,但社会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由此看出作者对社会现实的含蓄的批评和有力的抨击。

斯列特开了一张名词的单子,要求宇航员蒙哥马利填上。这些名词共有3组12个:(1)“夜晚 梯子 窗子 尖叫 阴茎”;(2)“巡逻 烂泥 火焰 迫击炮”;(3)“总统 人群 子弹”;这些电脑语言很像我们在杂志上常常看到的有关论文的关键词。小说里没有提供答案,仍留给读者去自己思考。其实仔细一想,不难看出答案是:(1)美国60年代“性解放”带来了通奸、强奸等性混乱行为;(2)1965年至1973年初美国地面部队直接卷入越南战争;(3)1963年前总统肯尼迪在达拉斯乘敞篷汽车通过市区夹道欢迎的人群时被人开枪刺杀。这3件大事都是美国60年代和70年代造成社会动荡和文化变态的重要因素。多克托罗不直接描述,而是像猜谜语似的提出来,将答案留给读者自己去找。

很显然,多克托罗将电脑语言引进小说,用关键词抓住读者的心,激发他们对历史和政治进行思考,寻找合适的答案,起到了一以当十的艺术效果。他在“谜语”背后对美国社会政治的抨击就不难获得读者的认同了。

由此可见,多克托罗的短篇小说,虽然为数不多,均属上乘之作。它们显得生动有趣,令人回味,主题深刻,充满讽刺和幽默的色彩,有些尖刻的问题令人痛心疾首,恍然大悟。他的一些看法具有前瞻性,引起读者的关注。小说模糊的时空、拼贴的画面和多种体裁文字的交织展示了后现代派小说的艺术特色。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福建 厦门,361005